

历史 不容错过

刘凤珍◎主编

还原被尘封、撕裂、扭曲的历史，
警醒世俗、功利、麻木的人群。

中国华侨出版社

历史不容错过

历史不容错过

刘凤珍◎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不容错过/刘凤珍主编.-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113-0126-0

I.历… II.刘… III.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8912号

● 历史不容错过

主 编/ 刘凤珍

出版统筹/ 史崇九

责任编辑/ 侯 蕾

封面题字/ 陈金良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毫米 1/16 印张/20 字数/275千字

印 刷/ 三河市和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2009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3-0126-0

定 价/ 32.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20号院3号楼305室 邮编: 100029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 (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 (010) 64443051 传真: (010) 64439708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声明: 本书收入文章绝大部分已经取得作者本人授权。对个别未能及时联系到的作者, 我们深表歉意。请您与我们联系, 届时将奉上稿酬和样书。

联系电话: 64443056-614

目录

张爱玲告别大陆之谜·····	1
王玉龄暮年口述：我的丈夫张灵甫·····	8
韩子华：忆我的父亲韩复榘·····	18
法国巡捕房三把手谈自己的巡捕经历·····	28
庄士敦：我的学生溥仪·····	37
旧上海一个海关高级公务员的闲暇生活·····	43
中国自行车早期历史：曾分期支付车贷·····	50
《遵义日记》：红军入城后的小资生活·····	57
杜月笙的最后六年·····	66
张宗昌之女回忆父亲：狗肉将军绰号不对·····	75
鲁迅殡殓过程中的一些旧事·····	83
《晨报》纵火案·····	91
胡适“第一次访女生宿舍”·····	101
善变的梁启超·····	108
康有为的最后岁月·····	120

血色残阳·····	126
军人的镇魂歌——漫谈北洋军史上的六大主力师·····	134
晒一晒北洋海军官兵的工资单·····	149
近代国歌史：第一首国歌诞生6天清朝灭亡·····	156
太平军失败与李秀成剖因·····	170
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之谜·····	183
僧格林沁：内战内行的莽将·····	188
北洋官场迷信实录·····	196
北洋海军的“自杀癖”·····	201
从袁昶、许景澄谏死想及李鸿章“卖国”·····	208
晚明亡国奇景：君臣们集体抱着金山哭穷·····	214
李自成为何败得如此顺利·····	224
张居正之死与戚继光的尴尬·····	240
生错了时代的正德皇帝·····	253
契丹人消失之谜·····	258
谈谈徽宗事·····	266
北宋：那一场无人喝彩的改革·····	272
佛牙的流传·····	283
从皇后到娼妓——北齐武成帝高湛皇后·····	288
由《唐太宗入冥记》推测玄武门之变的真实经过·····	295
英雄末路·····	305

张爱玲告别大陆之谜

于继增

张爱玲是上个世纪40年代上海滩最红火的高产作家。人们对她的崇拜和痴迷，主要是来自这个时期她发表的言情小说；而对她50年代以后的创作和经历却鲜为人知。尤其是正当她大红大紫的时候，随着上海的解放，她却突然去了香港和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在她告别大陆的前后发生了什么？

张爱玲为何离开上海

张爱玲，原名张瑛，笔名梁京，1920年9月30日生于上海的一个官宦家庭。她的祖父张佩纶是著名的清朝御史，祖母则是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之女。1939年张爱玲曾以远东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取英国伦敦大学，后因欧洲战事就读于香港大学。1942年回到上海，23岁时以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走红，一年后出版了包括10部作品的小说集《传奇》，成为当时上海乃至中国文坛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1944年与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结婚。她发迹在上海，事业在上海，家庭在上海，然而上海解放后她却

去了香港和美国。这是为什么？

张爱玲注视着解放后的上海，但她始终徘徊在新中国的门槛外。当时夏衍接管并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重新组织创办刊物报纸。曾与张爱玲几度合作过的龚之方等人便约请张爱玲为他们的《亦报》写稿。这样，张爱玲便以“梁京”为笔名，在1950年3月至1951年2月的《亦报》上连载了小说《十八春》，这部描述城市中上层旧家庭的小说引起巨大轰动。

1950年7、8月间，在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两个月的深入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距离“她自己”最远的一个时期，因而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苦恼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有朋友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说：“不会。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她承认：“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我是写不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引自《写什么》，《张爱玲文集》第4卷）。这就出现了时代要求与自身状况之间的难以克服的矛盾。于是她开始萌生了去意。

张爱玲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动因，是抗战时期的报纸上曾登过她去日本参加“第三届大东亚文学家大会”的名字，她说：“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是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拿过任何津贴……”（张爱玲：《〈传奇〉增订本序言》）。还有人说她曾和汉奸胡兰成结过婚，和“汉奸无二”；其实她早在1947年6月就和胡离了婚。《海派》报纸干脆说她因为穷困做了美国兵的“吉普女郎”……这些议论都是张爱玲心中的隐忧，使她感到人言的可畏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

夏衍很赏识张爱玲的才华，指名让她参加了上海市第一届文代会。别

人都穿着列宁装，只有她穿着旗袍，很不合群。她是一个绝世独立的叛逆者。她感到与新社会格格不入，但又不想改变自己；考虑到写作和政治上的诸多因素，她唯一的选择便是“离开”。张爱玲离沪前，独自住在黄河路卡尔登公寓。夏衍曾委托已到文华电影公司的龚之方去劝她留下来，同时婉转地撮合她与著名导演桑弧的“亲密关系”，但张爱玲只是摇头，说：“恐怕这两件事都不大可能了。”她去意已决。

她当时对外公布的理由是“继续因战事而中断的学业”。1952年7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她的人生轨迹和文学生涯将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

土改小说写了些什么

张爱玲到香港后，供职于美国驻香港的新闻处担任英文翻译。在此期间，她除了完成用于谋生的工作任务，便想拿起她搁置了一段时间的笔。因为在苏北农村参加土改时的切身感受激励着她，新结识的“农村朋友笑声和眼泪”使她欲罢不能。于是她一口气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分别于1954年7月和10月在香港《今日世界》杂志刊登。

这两部反映土改题材的小说，是作者根据当时参加苏北农村土地改革工作的所见所闻创作的。她在“自序”中说：“《赤地之恋》所写的是真人真事，但是小说毕竟不是报道文学，我除了把真正的人名与一部分的地名隐去，而且需要把许多小故事叠印在一起，再经过剪裁与组织。画面相当广阔，但也不能表现今日的大陆全貌……而是尽可能地复制当时的气氛。我只希望读者们看这本书的时候，能够多少嗅到一点真实的生活气息。”在《秧歌》的“跋”里，作者又强调：“《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为了印证“真实”，张爱玲在小说里收集引用了当时的《解放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公开登载的

共产党干部的“自我检讨”、天津的“饥民救济所”、华东的“饥荒状况”等材料。

这样，按照“真实”的原则，小说里即触及到一些社会问题。如《赤地之恋》写农村干部残酷斗争地主连中农也不放过；通过人物说出“老的地主清算光了，但共产党是否已经成了新的大地主了呢？而且较前更贪婪，更有势力”。“干部的确有许多已经腐化了，生活也一味追求享受”。《秧歌》多次提到农民“习惯的那种半皱眉半微笑的神情”。

《秧歌》写到饥饿和贫穷。一个小女孩饿得直哭，她父亲（金根）柔声说：“你妈就要回来了，她带东西来给你吃。”作品写道：“孩子的妈在上海帮佣。她几个月前就写了信回来，说她要辞工回来种田——金根现在分到田了。自从土改以后，当时家里人就很不苦，全靠她在外边寄钱回来……”写下乡体验生活的作家顾冈，因为饥饿偷偷去镇上买茶叶蛋，走到村口，突然发现“荒凉零乱的野地到处伸出了饥饿的眼睛，蛋壳搁哪儿都不合适”；一小孩无意中撞见顾冈躲在门后吃鸡蛋，顾冈“不得不把鸡蛋献出来”。《秧歌》还写了一个重要人物“王同志”，作者借王同志之口说“我们失败了”。王同志积极推行僵硬的土地政策，但并非不晓得民间疾苦：那里面就有他自己的痛苦；他的原则性跟他的盲目性一样强烈，但他又想在原则和人情两方面，在虚伪和真诚之间搞平衡。这是所塑造的干部典型之一。

与这些描写相对应的，还有许多属于光明的场景。如《赤地之恋》开头，土改工作队进村坐在大车上激情高唱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一批热情洋溢的年轻人，怀抱拯救农民贫穷的豪情开进“零乱荒芜”的原野。《秧歌》里还浓重而细腻地描写了农村的一场婚礼：人们让新娘子唱歌，新娘子金花终于站了起来，斜倚在桌子角上，又把身子背过去，面对着墙，唱了一首在“冬学班”上新学的《八路军进行曲》；在人们“再来一个”的喊声和掌声中，新娘子又唱起了“嘿啦啦嘿

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呀……”一团欢乐热闹的景象。工作队问起老百姓收成怎么样，谭大娘高兴地说：“现在好呢！穷人翻身喽！现在跟从前两样喽！要不是毛主席，我们哪有今天呀？要不是革命党来了，我们穷人受罪不知道到哪年啊！”作者补充道：“谭大娘把共产党与革命党有点搞不清楚，她一直称共产党为革命党，有时候甚至于称国民党。但是在这年龄，这错误似乎情有可原。”作者在描绘这些场景和人物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新鲜和欣喜”之情，“张爱玲式”的笔触随处可见。

月亮为谁而明

张爱玲从大红大紫到冷落苍凉，形成了巨大反差。“另类小说”的名声始终像一个阴影一样的跟随着她，这使她困惑不已。写完《秧歌》、《赤地之恋》后，她感到自己的写作才情已被岁月和变幻的时代所消磨，而且她发现标榜过“从未涉及政治”的自己，竟然已靠近、陷入了“可怕”的政治。她“无法逃避周围的窥视”，忍受不了这种“孤独的压抑”，开始向现实妥协。她感到自己作品的吸引力已经很有限了，香港似乎也没有她的前途，便决心更换环境，远离给她带来麻烦和不快的地方。

当时的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文化专员理查·麦加锡充当了她移民美国的担保人。1955年秋，35岁的张爱玲乘“克利夫总统号”离港赴美。又以“难民”身份成为美国的永久居民，住在洛杉矶。她二十几岁就在上海文坛横空出世，但来美国的几年里却连连遭到退稿的命运，不得不靠写一些电视剧谋生。她也曾写过广播剧《荻村传》，改编过《红楼梦》，改写过莫泊桑、亨利的西方小说，出版过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应香港挚友宋淇所在的香港电影公司约请，写关于张学良的剧本《少帅传奇》，为此她1961年曾去台湾收集资料，但最终只完成文字稿。张爱玲几十年隐居生活中，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一是将被胡适、刘半农称为“吴语文

学的第一杰作”的《海上花列传》翻译为国语版和英文版，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二是历时10年致力于《红楼梦》的研究，提出是创作而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等7个问题，写成24万字的《红楼梦梦魇》，1977年在台湾出版。张爱玲这个时期还写了她最后一篇小说《同学少年都不贱》，尘封26年后才由台北皇冠出版社出版。

对于受到非议的那两部小说，张爱玲一直关注着它们的命运。1957年3月，她继续把她的《赤地之恋》翻译成英文，并把打印稿寄往纽约出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将《秧歌》改写成剧本，制作成电视剧在节目中播出，付给张爱玲稿酬1440美元。1968年，她委托香港朋友宋淇与台北皇冠出版社签订合同，重印了《秧歌》和《赤地之恋》。

对创作的共同语言使张爱玲在美国遇到了知音，给她孤寂的生活带来生机。这个人就是美国激进的左翼作家、好莱坞编剧甫德南·赖雅，他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张爱玲，十分欣赏她的才华。张爱玲把《秧歌》英译本拿给赖雅，希望得到他的指正。赖雅读后说：“没想到，你的文章写得那么漂亮，文笔又是如此优美。”张爱玲告诉他这篇小说曾被说成是“反共文学”，赖雅指出“可是政治观点和艺术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共同的志趣和关心使他们的感情快速升温。1956年8月14日，36岁的张爱玲与65岁的赖雅在纽约举行了婚礼。他们共同生活了11年后，赖雅因心脏病去世。就在这一年，柏克莱的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邀请张爱玲担任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给她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专用词汇”，并在这个无奈的岗位上工作了26年。这期间，她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小说。

张爱玲晚年受皮肤病的折磨，她郁郁寡欢，孤身一人过着闭门谢客的冷清日子。年轻时的张爱玲有着自负的资本，可是晚年的她却屈服了人生，也屈服了这个世界。

1995年9月8日晚，张爱玲在洛杉矶西木公寓逝世。

这一天是中秋节，皎洁的月光抚慰着一缕远在异国他乡的孤魂。

她的遗体一星期后才被警署发现——“安详地躺在空旷的大厅中精美的地毯上，桌子上有一沓铺开的稿纸和一支未合上的笔”。同时发现她为自己立下的遗嘱：“一，所有私人物品留给香港的宋淇夫妇；二，不举行任何葬礼，将遗体火化，骨灰撒到任何空旷荒野。”

她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先生将她的遗体于9月19日清晨在惠捷尔墓园火化；张爱玲没有留下后代，火化时也没有一个亲人到场。遵照遗愿将她的骨灰撒在了冰冷的太平洋中。

张爱玲的逝世再次引起世界媒体的瞩目，国内各大报刊都作了重要的报道。张爱玲的小说加速出版，张爱玲的“语录”不胫而走，“张爱玲热”继80年代兴起之后再度席卷中国大陆。这位旷世才女的“死”换来在媒体和读者中的“活”。

在张爱玲75年的人生岁月里，可以说经历了世间矛盾的轮回——热闹与寂寞，浮华与苍凉，大喜与大悲。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张爱玲在《金锁记》里的预言：“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

王玉龄暮年口述：我的丈夫张灵甫

口述 王玉龄 整理 周逵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张灵甫与王玉龄结婚

一个是身经百战的抗日名将；一个是豪门深闺、绝色佳人。张灵甫和王玉龄，虽然只做了两年夫妻，他们之间的故事却成就了贯穿20世纪的一段传奇。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六十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别人告诉我，孟良崮从前又叫石头山，上面根本没有水。战斗打到最后的时候，他和他的兵只有喝自己的尿。机关枪打得通红发烫，不能再打了，就拿那个马尿泼上去，再接着打。

几十万人围着你，车轮战地打，而你就只有这几个人，坐守空山。粮食没有补给、弹药物资紧缺，周围友军也只顾自保，不来救援。这个仗打得真的很绝望。

我认识很多共产党的领导和将军们，他们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每每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公道还是在人心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我带我和他的儿子一起去参加纪念大会。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谈到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作用。听到这些，我双眼泪如泉涌。

当地人在埋葬他的洞上方立了一块墓碑。我对他们说，留一个位置给我吧。他们说，你还早咧。我说，放在那里等着吧，也快了。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些男孩女孩在一起那么亲热啊，爱不爱的。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六十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

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夷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

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早上洗了脸、吃了早饭就到山上去，在大树下读书。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还有一个手榴弹就打在我的旁边。不过所幸没有开花，否则我们就都被炸死了。

母亲告诉我，日本人欺负中国人，打得我们没有地方好跑、好退了。我听了是又气又怕，问母亲我是不是也应该去付出一份努力。母亲反问道，你能做什么呢？什么都不会，去了还不是给人家添麻烦。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了，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我说，你臭美。

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讲话，问我伯母我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

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这一下，就冒掉了十岁。后来他告诉我，自己从脸到脖子，一直红到底。

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